

童詩

## 回音谷

◎吳燈山

不要笑我笨  
模仿別人的聲音  
可足足花了我數百年的功力  
複製聲音並不容易  
況且我不是錄音機  
唯妙唯肖把原音重現  
不是為了討你歡喜  
只是為了精進我的技藝

不敢說的話  
我幫你大聲說出去  
不能說的話  
就永遠把它藏在心底  
我，愛，你  
(這麼小聲對方怎能知道你的心意)  
我~~愛~~你~~  
(讓我加上環繞音響傳達你的情意)

你說 你好奇我的性別  
還問我原本聲音的問題  
哈哈 告訴你沒關係  
我是男也是女  
原本聲音我已毫無記憶  
因為打從出生那天起  
我一心一意只想做一件事  
那就是——

複製聲音 傳達情意※

## 亞瑟王餘波

◎莫山

前幾天，應台灣婦女會的邀請，給同鄉朋友一個小時的讀書經歷分享。會後，一位聽眾跟我說：我本身是學理工的，過生活好像沒什麼感覺；但是，我好喜歡聽你講對書、對故事、對作者的感受。就在那時候，我先生走過來，那位聽眾衝著他說：嘿，我跟你一樣沒什麼感覺，聽得我先生一頭霧水。事後無辜地問我：怎麼回事？我說：她是學理工的，她說她對文學沒什麼感覺。他回：哦！這麼一句學理工的，解釋了他的疑問。不知他記得多年前也有這樣的插曲嗎？屬於「亞瑟王」的餘波。

多年前讀書會還在進行中，討論「亞瑟王」之後，我寫了一個電子郵件給書友：昨晚討論之後，我對亞瑟王的印象既陌生又複雜。把書闔上，腦中有關皇后和她的情人的故事反而清晰於亞瑟王的心路歷程……

沒想到我那很忙的先生，百忙中幽了我一默。他這樣寫：對於一個工程師而言，讀亞瑟王的故事，國王、皇后、情人的腦裡怎麼想一點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熟悉故事。聊天時，若別人引用故事裡的人物，我們知道他的意思。比如：

- 當別人說某人行事有Merlyn的魅力
- 他以Camelot的姿態出現宴席
- J F K 是美國的Camelot
- 圓桌武士

輪到我說理了：

當然，你可以說，我是工程師，我讀亞瑟王的故事只要知道Merlyn是一位有神奇魔力的長者，Camelot是亞瑟王的皇宮，同時也意味著星式的英武雄威。

可是啊，文學藝術的美妙，從來就不是這樣透明，單純的。欣賞文學創作的樂趣之一，在於讀者能推敲故事人物的心態成長，在字裡行間，尋找作者欲語還休的意境。亞瑟王能想出一個計謀，引導群雄的野性去追求正義為除害而戰。卻想不出一個計略，擺脫皇后的情人，任憑皇后和情人媚眼傳情，讓自己屢屢在糾纏不清的情海裡翻騰。

不錯，圓桌武士的成立非常英雄，情海的掙扎卻讓這英雄增加一點曲折。英雄，我們給他喝采。曲折，讓我們徘徊、低吟。君不見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李爾王之所以深刻親切，是因為他們心性的曲折，而讀者可以任性的解析。因為任性，所以親切。

Wart，這位被遺棄的王子，面對一群不服氣的挑戰者，三番兩次的將那把拔出的劍，放回石縫又拔出的畫面，夠熱鬧吧。除了熱鬧，我看到什麼？從Wart到亞瑟王，他的心路歷程又是如何曲折？我以為這樣的推敲，就是文學欣賞的樂趣。朱自清先生強調的讀者也有可以自負的地方，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吧！

當Wart面對扶養的親人Sr. Ector跪拜在眼前時，他懊惱擁有一把骯髒的劍。我們知道那把劍就是Excalibur。想想看，從骯髒到寶劍之間，劃下多少傷痕、多少戰爭。當武士高舉劍刃，為正義而戰，多麼英雄。讀者不妨問問，這正義的角度是誰的立場？是宣戰者的？是備戰者的？我要知道故事，我更要知道這故事的精神。

神話一遍一遍的流傳，也一遍一遍的演變。我不後悔在欣賞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思量作者的血淚，用心去重演那曲折。

每看完一本書，都有重生的喜悅。

每看完一本書，都有重生的喜悅；親愛的讀者，如果你也是工程師，你可能會瞪我一眼說：太誇張了吧？嗯，改成看完一本好書，我總會有三四天與書中人物對話再見的沉澱時光。對一個讀者而言，這不是重生的喜悅？※

文學週刊·第一〇五九期

## 空中花園

◎林錦暉



經常懷抱一股綺想，希望隱身都會大樓裡的住家小陽台，有朝一日能夠幻化出四季繽紛的多姿多彩，最好可以變身成一座美麗的私人花園，終年蝶飛蜂來花枝招展，或者得聞鳥語花香。……然心裡清楚明白，這樣的夢對於水泥叢林來說，其實太過奢華遠大而不切實際。於是，也只能是夢。

那天在路上巧遇幾面之緣的朋友，閒聊中說起，她喜歡親近大自然，可惜城市生活無法隨心所欲親山近水。於是她靈機一動，利用餘暇時間主動在社區頂樓營造一方空中花園廣植花木。特別是香草、柑橘類或者常開花的、蜜源植物列為栽種上選。如此事必躬親照顧各式各樣的花草植物的她，並不圖任何一己私利，純粹是希望為灰澀的居住色彩妝點綠意，期盼能因此吸引蜂蝶鳥朋友來訪。至少，可以讓每個上頂樓晾曬被褥衣服或開看夕陽的鄰居，得以享受短暫的綠意洗禮。她自己則因經年穿梭其中修剪澆灌照料，而感到身心暢快無比。

聽她說起空中花園的點滴趣味越說

越起勁，神情愉悅得意。我那逍遙沉睡的夢境再度被喚起，隨著她的歡欣雀躍而心生艷羨。回到家，看陽台上一盆盆努力生長卻是空間侷促，略顯擁擠而花形稀疏的盆栽們，忽地生起陽春之嘆。就在這當兒，身影纖細卻抖擻昂揚開著花的馬利筋因風燦然搖曳起來，桂花淡淡的香氣也跟著襲來，聖誕紅更是保持一貫的喜氣洋洋姿態，還有白玉、黃金百合竹、紫禮……也都神采奕奕，彷彿在提醒我，它們的存在雖然不華麗但也很精采。

心念一轉，遂而思想起，好花當合該倍受欣賞。無論它是生在家居窗外的小小一朵花，或者豪門大院的精雕細琢，甚或天地間隨遇的偶然，都該讚嘆它們為自己的生活帶來更豐富的色彩。猶記得，早些時日和朋友出遊時，在山路邊處處，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角落裡正好開著一朵紅玫瑰。當時，我忍不住為這一抹紅豔未能開在市塵喧囂及時遞送到有情人手裡，反倒開在這幽深無人問處感到惋惜，朋友卻說：「一點也不！此刻我們看見它了，它的生命也

就值得了。」時過境遷，朋友的話猶在耳邊，花的美也還在我心底。張心齋幽夢裡說，「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或許我們和那朵紅玫瑰的剎那交會，根本稱不上知己，但總算得上是彼此生命中一段美好的相遇，我如是想著。

今日，細雨霏霏，終日不歇，哪裡也去不得，端坐電腦桌前的我更發現，網海裡時相往來的朋友們，有人愛山有人愛水，有人喜歡跟著快門的腳步上高山尋幽訪勝，有人勤快地在自己的部落格、FB更新季節，還有人從春色滿園到天光雲影的婀娜多變，從城市這一頭開起的流蘇、九重葛、台灣牡丹、紫藤、油點草，一路蜿蜒逐影繪神，捕捉那常見的罕見的各色花樹，無私地與大家分享。古人所謂，山容水意花情柳態全在眼前的一方窗格中，豐美。神遊其中，無異於私藏一座空中花園。

原來，我老早擁有一座四季流轉花舞繽紛的大花園，和隨時歡迎我拜訪的空中花園。※

接近中午了，我站在那間殘破的茅屋前，想像我的人生是不是也像它一樣千瘡百孔。天空雲層很厚，陽光的熱力到達不了這裏，茅屋就更顯得滄桑了。這原本是一間五間起的茅屋，不過右側當作倉庫的稍間已經拆掉了，於是變成不合理的四間起的房子，左側原本做為廚房的稍間只剩正面的牆，其它兩面則都不知去向了，廚房裏的紅磚大灶還在，原本吊著五燭光燈泡的地方，只剩一條殘線在等待故事結局般還懸在那裏，昏暗燈光下的晚餐倒是還常常出現在我的夢境裏。正門有些歪斜但還嚴實的關著，門板上裂縫紛紛，指著不同的方向，像在揣測著這個家族之所以分崩離析的原因。一雙門環還在，只是高度不在同一個水平線上，也許相守了那麼久難免有了隔閡、距離了吧。門楣上的春字不知道是誰的筆跡，溫度稍微低了些在初春的現在讀起來。房子的牆面有幾個破洞，露出裏面做為骨架的五節芒的莖，每一根都有拇指般粗細，在稍間的牆角有一株爬藤張著翠綠的葉子以時間的暗喻緩緩的往房子的右邊爬著，灰暗牆面上的綠色爬藤的畫面如果是在電影裏，代表的是充滿希望的比喻吧，只是在現實裏，我實在感覺不出這間房子的希望在那裏，它只是像一個遲暮的老人拄著拐杖歪斜的站在那裏。一九七一年距今四十二年前我在那間草屋裏出生。

我在那裏出生，一直住到十五歲離家去念軍校。我小時候部落裏還有很多像這樣的茅草屋，我的同學們也都是在那樣的房子裏長大的，所以我離家出外念書之前，我都不知道原來家屋還有另外的可能。在茅草蓋的房子裏生活有很多的驚喜，或者是意外，例如蛇就是其中之一。我小時候最常出現的景象是我們全家一起在客廳裏看電視，先是一隻老鼠從左到右，從阿公的房間經過客廳往我們的房間狂奔而去而且還吱吱亂叫，老鼠的後面必定跟著一條黑的發亮的眼鏡蛇，無視我們一家八口人的存在只專注在那隻老鼠身上那樣的從我們眼前爬過去。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蛇追老鼠的畫面時，嚇得從椅子上跳起來轉身就往門外跑，後來再看到蛇鼠追逐時本能的把腳縮起來，到後來我只會想這條蛇怎麼老是追不到老鼠。比較驚險的一次是在四叔送我們沙發之

後發生的，沙發背對著大門面對著電視擺在客廳的中央，上面可以坐三個人，有一天一樣是晚上看電視的時間，我和兩個弟弟坐在沙發上，二弟坐在中間我在左三弟在右，一條不知道從那裏來的雨傘節從沙發後面爬上沙發，牠的頭就在我二弟的頭之間緩緩的左右擺動著，我們兩個都沒有發現，後來我只知道是阿母從門外進來，拿起門邊的掃把把蛇撥到地上，用掃把的木柄把那條雨傘節打死，我還記得阿母發狂似的罵我們，說我們只顧看電視連蛇都沒看到，如果被咬到了怎麼辦？然後阿母還要我們帶著手電筒和木棍去找另外一條雨傘節，因為阿母說這種蛇都是公母成對生活的，只要看到一隻另一隻就一定就在附近，而且它們還會為伴侶報仇，阿母的說法是不是真的我沒有求證過，但是在幾天之後，在我們家的牛圈裏有一條已經被牛踩爛的雨傘節的屍體，也許牠們是一對的吧。還有更驚險的一次，是和一條鎖鍊蛇有關。我的阿爸有一次帶了一白甘蔗回家，就放在大門旁邊的屋簷下，那天吃完午餐

## 茅屋裏的蛇故事

◎潘資洲

阿爸說要削甘蔗給我們吃，叫我去拿一支甘蔗到廚房給他削皮，我走到屋簷下放甘蔗的地方，看見有一支顏色比較深而且沒有被綁到的甘蔗就單獨的放在那堆甘蔗的上面，我想拿的後面必定跟著一條黑的發亮的眼鏡蛇，無視我們一家八口人的存在只專注在那隻老鼠身上那樣的從我們眼前爬過去。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蛇追老鼠的畫面時，嚇得從椅子上跳起來轉身就往門外跑，後來再看到蛇鼠追逐時本能的把腳縮起來，到後來我只會想這條蛇怎麼老是追不到老鼠。比較驚險的一次是在四叔送我們沙發之

了那一條蛇，阿爸跟我說那是一條鎖鍊蛇，我問他為什麼沒有把它打死？阿爸說，他當時心裏只有一個想法：幸好小孩沒有被咬到、幸好小孩沒有被咬到、幸好小孩沒有被咬到。阿爸說他只是不斷想著這句話，連蛇是什麼時候走的他都不知道。我問阿爸說，你為什麼那麼緊張一條蛇？他說，被他咬到是沒藥醫的，是沒有藥醫的。從那一次之後蛇變成了我此生的夢魘，我很怕蛇。

關於蛇在我們的草屋裏的故事，我

只是略舉大端，其他一些像是從屋頂上掉下來昏迷了快一分鐘才清醒爬走、清晨掉到我們的蚊帳上面害

我們不敢下床尿尿還有在鏡子前不斷攻擊鏡子裏的自己等等的蛇故事我都略去了，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這間草屋還能站在這裏多久，我看著大門很想就推門進去，看看當年那條眼鏡蛇到底追到老鼠了沒有、那一家八口專注的看著電視的眼神和那一台當時全村唯一的彩色電視機。※

今晚還有祈禱，早上彌撒結束，曉君問我今晚是否還去，我點點頭，給了一個微笑，心裡想同她謝謝，想跟她說：這半年來，在信仰中所曾經歷過太多的深刻的感受、溫暖和安慰，通過簡單單單的分享、通過同誦經文、通過儀式，這些，早超過語言的極限，深深撫慰心靈的空缺與遺憾。※

今晚還有祈禱，早上彌撒結束，曉君問我今晚是否還去，我點點頭，給了一個微笑，心裡想同她謝謝，想跟她說：這半年來，在信仰中所曾經歷過太多的深刻的感受、溫暖和安慰，通過簡單單單的分享、通過同誦經文、通過儀式，這些，早超過語言的極限，深深撫慰心靈的空缺與遺憾。※

昨天傍晚，一個不認識的電話打來，我看了一下號碼，沒多想什麼，竟然接了；接起電話，是教會的曉君姐打來，曉君姐說，教會的李伯伯過世，晚上，想找一些人一起去醫院陪伴家屬，也為李伯伯祈禱。

其實，手頭上還有結案報告的壓力，會有一瞬間，不知道是否該去或不去；後來，允諾曉君姐，跟她說，今晚會去。而當時，心裡所想的，其實是：明天再來趕進度吧！晚上在醫院的太平間，大家一同誦念玫瑰經，大約在第四端左右，心裡有種感覺，覺得去年阿媽過世所引發的哀傷和尚未撫平的那些，在這回，同著大家誦念經文的同時，也起了一些反應。那個部分，在那麼多的經文誦念中，第一次有了安慰，有了安靜

；知道昨晚那一去，好像不是陪伴他們，而其實是陪伴自己。經文結束，大家為了李伯伯灑聖水拈香，這些動作，對我而言都是陌生，心裡不免驚慌；打電話給我的曉君姐把我輕輕推

向前去，我在她的身旁告訴她，這些我不會。她告訴我，就教大家怎麼做，也教我怎麼灑聖水、拈香放入香爐。

拿起灑聖水的器具時，手還一度顫抖、無力握住，我輕輕喊了一句「耶穌，幫助我」，將聖水向逝去的老先生遺相灑去，放下器具，雙手合十；拈起香，爾後放入香爐內，然後，再

## 拈香

◎Hafay

雙手合十，一個深深的祈禱和簡單的敬禮。

拈起香的那個瞬間，知道自己昨天那一去，是為自己；去年，阿媽過世，鄉下教會的傳道和後來主持告別禮

拜和入殮的牧者，準備了許多的講章，是為安慰我們；可那個時刻，真想告訴他：『不要再說了！那些東西，都沒有用，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了！再多的言語，都沒有辦法真正表達心底的哀傷，也無法碰觸心底，無法給予安慰；可昨晚的那個拈香的動作，卻才第一回覺得心中

